

文選楊宗元古印輯

一青
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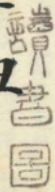
第一冊

魚無樓宋元

古印輯



漢字印五十五鈕



書洋書上房人

《亦無樓宋元銅印輯》序

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而目前對於篆刻的定義，就恰恰未能確切予以正名。一些有關篆刻的文章與書籍，乃至辭書，尚多有稱篆刻為雕刻篆書者，或謂雕刻書法。實際上形肖印與圖案印，古鑿中就有不少。況且漢印中已有以隸書入印的，一些陪葬用印，還有逕直以楷書入印的。盡管隸、楷印章一直未能成為篆刻之主流，而作為一股潛流，却是不斷地發展宏大。到了宋元花押印的普及，隸、楷印（包括少量行草印）與圖案印的興起，就理應成為篆刻藝術中不容忽視的重要現象。特別是文字與圖案的巧妙結合——押書的出現，則為篆刻開拓了一個新的領域。而歷來的篆刻界對於印史中如此重要的時期，却始終沒有予以充分和公允的認識。究其原委，就是篆刻定義不確切而造成的思維上的混亂。

理論界一般認為，中國的篆刻藝術，自隋唐至明初被稱作爲「衰落期」，直到明末清初的文（彭）、何（震）提倡復漢印之古，至有清乾嘉年間西泠八家爲代表的流派篆刻的形成，才開始了印史上的「復興期」，這一理論幾乎成爲定論而被普遍接受。但是，唯有把篆刻界定爲「雕刻篆書」作前提，這一理論才具合理性而能够成立，事實上却非如此。就在所謂「衰落期」，却恰恰是篆刻發展史上衆多突破的時代。雖然以篆書爲內容的印章，確實由于篆書被廢止而不再成爲通行文字與制作印章的工匠不諳文字學這兩個主要原因而呈衰落，但是印章的功能及使用却比先前更爲擴大與普及了。首先隸書與楷書的印章日漸成熟，例如唐隸書「右策寧州留後朱記」一印，無論字體結構、布局章法乃至金石意味的效果，都是非常成功的。楷書印經過兩宋至元更是普遍而成熟。有意義的是這一時期入印的楷書，摒棄了正統的官方通行體——即以顏、歐、柳、趙爲代表的，後來終於走入程式化死胡同的館閣體。而是採用了類似北碑的天真樸實、易于誇張變形的民間書體入印，很好地繼承了有篆刻意味的形式。因此，對於隸、楷印章而言，其意義不在古鑿漢印之于篆書印章之下，同樣具有深刻而久遠的楷模作用。另外押印形式的出現，集文字與圖案于一體，成爲一種新的形式——姓名的符號化。則不僅爲篆刻的內容開拓了一個嶄新的領域，而且爲異族文字の入印，包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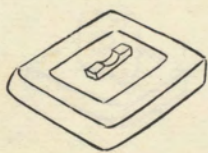
以後拼音文字的人印在內，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形式與極大的可能性。圖案形式的印章，在古璽漢印中就有不少，且已非常生動，但大抵可以辯識其內容與含義。而元朝的此類印章，不僅所佔比例加大，而且抽象之成分亦加多，尤其是很多非對稱圖案印章。有許多圖案印章的內容與含義，目前尚不能破譯。此項工作的研究探討，不僅對於印學，而且於圖案學、民族學、民俗學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此外，諸如館室印、詞句印、鑒藏印，以及印章的背款等，就連具有劃時代重大意義的文人篆刻，也都是濫觴與發展於這一時期。所以，我們如果科學地界定篆刻的定義，即篆刻是一門文字、圖案及符號以印章為形式的制版藝術。（所謂制版，是就篆刻的功能而言，況且篆刻也絕非僅雕刻一種手段，例如金屬印章大多系鑄造，陶瓷印則以泥範燒制而成等。）那末所謂『衰落期』的理論是自然是不能成立的。我認為，應該稱這一時期為『變革期』。而後的『復興期』，則是『篆書印章復興期』，似乎更為妥當。

而令人遺憾的是，對於印史上如此重要的變革期，無論是理論的研究，還是資料的匯集，至今未能引起印學界的重視。印譜自有宋問世，迄今不下千數百種，而前人匯集古印，對於宋元押印，多有不收錄者，至多也是點綴而已。據我所知，作為專輯，居然只有一九一九年的《元押集存》一種。且喜自清末至近現代，不少篆刻家却能自覺地從宋元押中吸取營養，如吳昌碩、黃牧甫、沙孟海、來楚生等就有不少元押與圖案形式的成功印作。當今印壇，還有大量楷化的草篆印章問世。看來實踐的創作走在了理論研究的前面，這也正說明了這一時期資料編輯的重要意義。我于近年來東渡扶桑，于日本篆刻的楷印、假名印獲得啓發，遂開始了理論的探討與實物的收集。問齋主人楊廣泰先生慧眼卓識，擬制作宋元印譜。并以此事就商于我，慨然提供所藏原印百余方。又有日本大形徹、張壁東與香港羅章明三位先生錦上添花，原印又得以增加數十方。加上我藏印中精品近二百方面成此譜，或可得以彌補印界之遺憾。另外在印章的鑒定與選擇上，有賴于傅大崗先生的把關，應該說是具有權威性的。僅此深表感謝。

癸酉春月于東瀛印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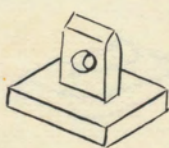
亦無樓主

戴山青



春風吹綠柳
燕子剪輕盈
好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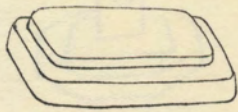


唐伯虎畫
家子已
有指月
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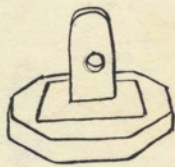


鐘
樞
白正之入



鎮
樞
白石老人

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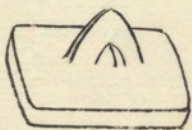
長壽
寄洋堂三老人并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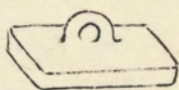
三百石印齋後之雜區畫





寄萍堂後一齋長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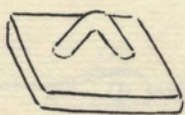




金剛書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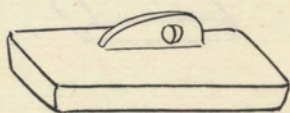
南洋書上卷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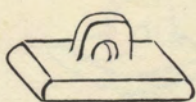


白石
潘
印

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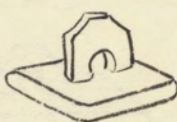
白雲頭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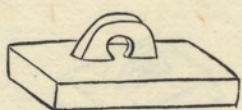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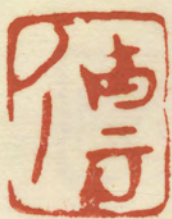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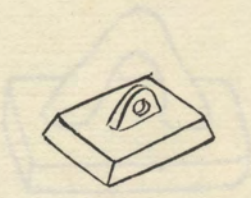
以三十八歲自石老人製于京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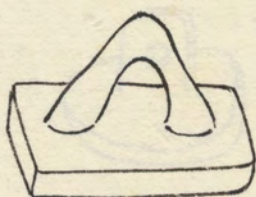
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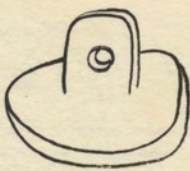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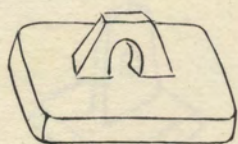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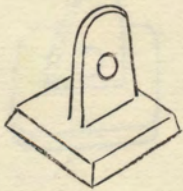
古石齋



九十歲百戶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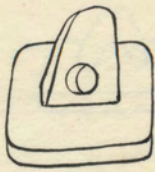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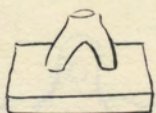
四子長流永藏所翁





三
寄洋主三老人并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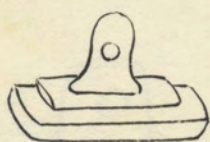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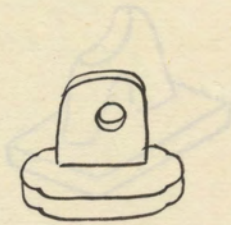


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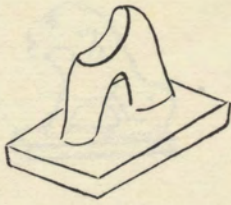
清平福来
唐文







毛耶石山翁



借少老人
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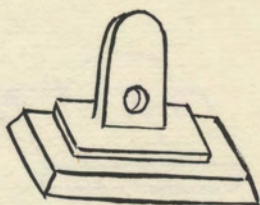
高僧古月道人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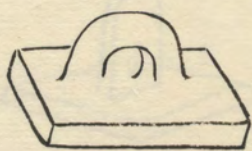
四子長進永藏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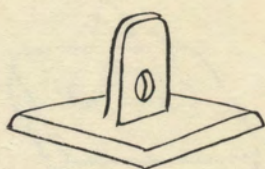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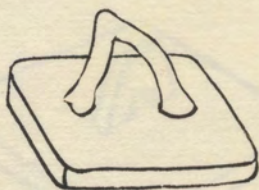


僧山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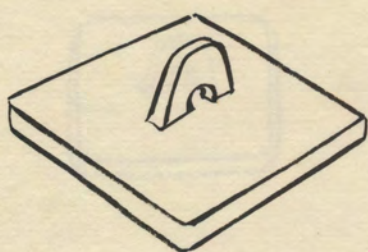
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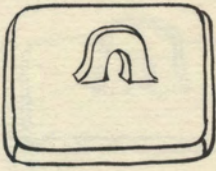
王隱私藏印





惜少老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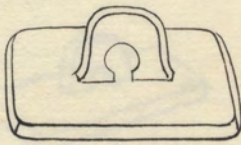




延年誌

王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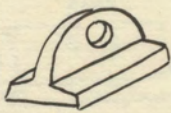
四子長進和藏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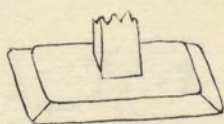
名六十三歲時考錄





借身洗淨五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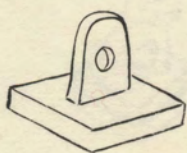
青溪画



青溪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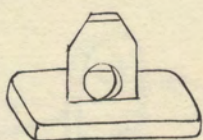


借少老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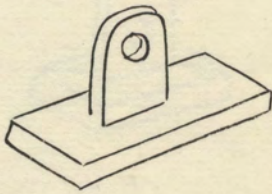
借少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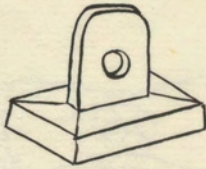




寄薛松老一著後

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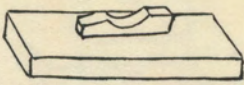


自名錄 吳月公畫本



金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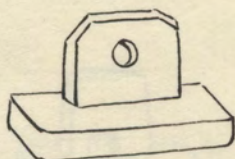
楊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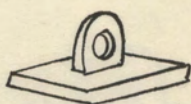
何妨醉
倒任朱白名
何



揚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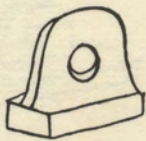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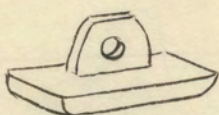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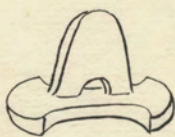
石長





白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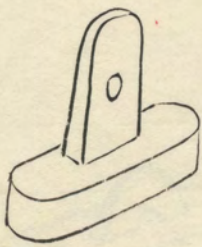




以子... 歲自... 老... 筆



吳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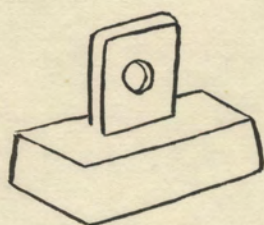




借少老入圖







名六十三歲時老像

